

歷史教學法

第一章 歷史是什麼

就廣義的說起來，歷史是曾經遇到過的無論什麼東西。歷史就是過去的本身，不管過去是什麼。但是過去不能直接觀察的。我們所知道的，一定要從時間、機會、同人類的遠見等，所保存下來的從前狀況同事實的遺跡方面研究得來。所以當我們要造成一個歷史觀念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遺跡，研究他們的方法，同研究所得的結果。無論那種過去事實的遺跡，統可以當他為一種可能的材料。我們平常說植物史，動物史，甚至無生物的歷史。但是普通所謂歷史，總是專指人類的歷史。研究的材料，就是人類在世界上的生存，各種思想，各種感情，同各種行為所留下來的遺跡。

人類過去遺留下來的遺跡，研究歷史的人普通叫他們為歷史的『材料。』歷史材料的形式如此的不同，所以盡量的分類非常的困難，完全的列舉實在做不到。

就一部分意思說起來，人類現在所有的東西，統是過去留下來的遺跡：現在個人的記憶，現在心理的習慣，現在的理想，現在社會的風俗同制度，語言，文學，人類工業上物質的出產品，人類物質的本身，同人類物質的遺體。歷史的材料，普通可以分作二種：（一）有故意傳下來的證據的，（二）古物或者過去狀況同事實的遺跡。第一種普通叫作『傳說』。他們包括：（一）口頭的傳說或口頭的報告——稗史，神話，歌謠，軼事等；（二）手抄的或者印刷的記載——碑文，世系支派表，職官的名錄，年表，編年史，劄記，傳記，同所有普通敘事的文章；（三）圖畫的表示——繪畫，造像，人物或者地方的照片，建築物城市同戰場的圖形，地圖，圖式。第二種普通叫作『遺物』。所謂遺物，當然是過去語言，文學的或美術的表示，工業的出產，法律同習慣等等的真跡。就一部分說起來，上面所說的區別是重要的。但是這種區別並不能絕對應用起來。有幾種材料可以當他有意的亦可以當他無意的，這就是說，可以當他爲傳說或者當他爲遺物，完全根據我們的觀察點而定。例如一種新聞紙，裏面包括了狀況同事實的故事的表示；同時新聞紙這樣東西不但是一種直接物質的遺體，而且當他一種報

告看，無意中可以反照當時的風尚，興味，慾望，同精神。並不是所有的遺物統是傳說，但是從一方面看起來，所有的傳說統是遺物。

歷史的材料再可以分作『第一等』同從第一等『孳乳而來的』二種。第一等的材料，亦叫作『原來的材料』，有時就單叫作『材料』。這種材料或者直接物質的遺物，或者當時的直接印像或表示。例如道路，橋梁，建築物，紀念碑，錢幣，器具，衣服，人類的遺體。又如個人直接觀察事實所得的記憶，直接觀察所得的報告，法律，命令，章程，憲法，判決書，條約，訓令，公文書等的原文。從第一等材料孳乳而來的材料，可以叫作『第二等』，這就是說，直接根據第一等材料的表示；他們亦可以屬於『第三等』，就是根據第二等材料的表示；他們亦可以根據第三等以下材料的表示，以至於無窮。但是此地我們又要知道這種分類的方法亦不是可以絕對應用起來。第一，許多材料的性質是混合的，一部分屬於第一等，一部分屬於孳乳而來的。觀察人的報告能够以什麼他們直接觀察所得的爲限，比較的很少。他們自己觀察所得的陳述，往往同他人報告的陳述混合起來。從第一等材料孳乳而來的材料，亦是如此。

或者一部分屬於第二等，一部分屬於第三等，一部分屬於第四等以至於無窮。第二，同樣的材料，從一方面看起來可以當作第一等，從另一方面看起來，又可以當作孳乳而來的了。例如費斯克（John Fiske）所記的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在來克星頓（Lexington）地方所遇事實的記載，當我們決定費斯克對於那件事實的觀念，這就是第一等的材料；我們倘使要想得那件事實的消息，這段記載就變作孳乳而來的材料了。

現在我們所有的歷史材料，就全部說起來，實在宏富得很。沒有一個人可以希望研究了他們的全部。但是大部分過去的事實並沒有留下永久的遺跡來。實在說起來，大部分事實幾乎統是立刻就湮沒不彰的。就是在二十世紀時代，發見材料同保存材料的方法這樣非常的完備，還是如此。在從前的各世紀中當然更加如此了。我們愈向古代去，材料的損失愈大。所以愈古的過去，非常的晦而不明。人類枯骨的殘片同人類工作的遺物，在地球上的地位及其他種遺物的關係，我們看了，知道人類在地球上實在很古。我們看看各種工作手段的不同，同各種工作材料的相異，

我們知道人類的發達已經經過了許多廣大的階級。但是關於古代人類的進步表示得很少。特種事實的遺跡已經不傳了。例如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樣或者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人類發明弓箭，怎麼樣或者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他們第一次知道取火而且應用他到藝術上，怎麼樣或者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他們第一次豢養犬同牛。這種消息的傳達非有一種傳說不可。倘使沒有這種傳說，那末我們對於那個現已不存的時代所知道的這樣的少，所以普通就稱他爲『歷史以前的』時代了。這個時代的長短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够斷定他。有說數萬年的，亦有說數十萬年的。無論如何，什麼做作『歷史的時代，』就是自從有記載以來的時代，比較的很短。最古的傳說離今不過六七千年。傳說的積聚比較多的時候，離今不過三千年，而且即使如此，人類生活的進程，大部分說起來，還是模糊而且不聯貫。這種情形當然不是各種民族同各國統是一致的。埃及歷史的開端比希臘的開端古得多；希臘歷史的開端比英國的開端古得多，英國歷史的開端比美國的開端古得多。但是無論如何，一直到了紀元後十三世紀的時候，歷史上的傳說纔比較的完備，比較的確

定，比較的聯貫。所以歷史以前同有歷史以後的區別，是容易引起誤會的。因為黑暗的消滅，從這一代到那一代，不是驟然的，亦不是一般的。有許多國家歷史時代的晦暗，有時同未有歷史的時代一樣。而且在人類生活的狀況裏面，我們亦沒有驟然的或者一般的進步的證據，來標明過渡同分別界限。我們所能說的，最多就是第一歷史材料這樣東西往往零零碎碎，在各時代裏面，材料零碎程度是不同的，第二現在所有的材料大部分比較統是關於近代的，第三最古的材料完全是屬於無意的物質的遺體。

研究歷史材料所用的方法就是歷史研究法。這種方法包括二種動作，批評同綜合。批評的動作，第一先去決定一種材料的特性。材料的性質是真確的，或者是故意如此表示的？這是原本麼，或者是抄本麼，或者是曾經改造過的麼？倘使是原本，傳下來的時候有沒有變動過？倘使是抄本或者改本，果然能够同原本一樣的真確麼？上面種種問題，統是屬於外面批評的範圍。要說明這種問題的必要，並不很難。我們祇要走到買『古董』的鋪子裏面去看看，或者常常看看新聞紙上所報告的新的

歷史材料的發現就好了。柏林某博物院裏面得了一個蠟造的半身的人像，大家以爲是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的作品，但是同時亦有人以爲是一個近世英國人造的。當克里佛蘭 (Grover Cleveland) 死後不久，有一封信印刷出來，大家以爲這是他寫的，但是他的遺產管理人竟不承認。美國有一張殖民時代的新聞紙的摹本，以爲可以證明美克倫堡 (Mecklenburg) 獨立宣言書，後來證明是假造的。其他近來有在明內所太 (Minnesota) 地方所發見的一塊北部歐洲古文的石碑，大家以爲是一三六二年歐洲北方人遺下來的，同在密西根 (Michigan) 地方一個紫銅的圓筒，據說上面刻有諾亞 (Noah) 的日記。

要明白偽造的材料，要決定材料的來源同真正材料的本來形式，統是屬外面的批評。關於手抄的或印刷的材料，我們的目的在於產出一篇『純粹的文字』說明著作的人，時間，地方，同著作時候的環境。這是有時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公文書的原本，大部分統失去了，祇有抄本傳下來，有許多沒有姓名的，亦沒有時日的，而且有許多不是從原本抄來的，是從他種抄本抄來的。我們往往有一種內部的證據，知道

抄書的人即使很有能力而且很是忠實，亦往往有錯誤的地方，而且有許多抄書的人，既沒有能力又沒有良心。從前彼脫拉克（Petrarch）看看當時抄書的人如此的無能，所以他說要想人家抄好一部書，還是不如自己做一部書來得容易。他說：『這是這班人的愚笨，懶惰，或者驕傲，所以他們不能重新產出什麼你所交給他們的，但是寫出一種很不同的東西。』〔註一〕自從印字機發明以後，各種情形大大的改良了，但是同上面彼脫拉克所說的情形，還是不能完全去。馬德（Cotton Mather）讀他自己所著的新出版的新英倫教會史（Magnalia）那部書，他想在「不可能的目錄」裏面，加上一種『印刷無誤的書』。他說起排字的人種種荒謬的地方，他甚至說他們在聖經上曾經將『印刷的人虐待我』這句話，插在讚美詩裏面。〔註二〕正式的公文書如遺囑，法律，憲章，憲法，編訂的時候，當然非常謹慎，就是重抄的時候或重印的時候，當然亦很謹慎的。但是要產出一種完全的本子，即使不要特別的知識，亦非有一種堅持到底的注意不可，這種注意是很難獲得的。你們可以看看印刷美國憲法原本的屢次失敗，就明白了。〔註三〕

外面的批評，普通是專門家的事業，不是俗人的事業。批評各種不同的材料，非有各種不同的特別知識不可。關於上古中古時代的歷史材料，一種問題可以屬於考古學；另一種可以屬於方言學；另一種可以屬於碑銘學，就是研究碑文的分類同解釋的科學；另一種可以屬於古文學，就是研究古代書法的科學；另一種可以屬於古文書學，就是研究特種公文書如憲章、契約及公家清冊等的科學；另一種可以屬於年代學；此外還有種種問題可以屬於其他種種特別的科學。批評近世的歷史材料，比較容易，所需要的訓練，亦比較的不十分專門；但是即使如此，批評的人還是必須能够應用很特別的儀器，同應用普通讀史的人所不能明白的規則、原理、主義、同事實。有許多能幹的而且專心的學者曾經盡力於外面批評的工作。有許多偽造的材料曾經發現出來。有許多『真確的原文』曾經印刷出來。有許多古代的紀念碑同建築物曾經恢復回來。還有許多如雅典的衛城，同羅馬的市場曾經用圖畫重新構造起來。攝影術同他的器械作用，在現在至少已經移去了一個人類謬誤的原動力。

外面批評的任務，就是要明定一種歷史材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所產出來的，而且要確實決定他的本來形式。第二步，就是研究材料意義，這就是內部或者高等批評的事業。雖然意義的問題同外面的批評亦未常沒有關係；但是祇當他爲決定他種問題的一個幫助。至於內部的批評，純粹以研究意義爲目的。批評人的目的，應該設身處地將自己的身體放在產生材料者的地位裏面去，將圖畫家、雕刻家、著作家的各種心理狀況，重新構造起來。達到這種目的步驟，至少關於手抄的或印刷的公文書方面，普通應該統知道的，因爲現在大部分教育的方法，就是要回答下面這個問題，『著者的意思究竟是什麼？』一般原則是很簡單的，祇要研究來源，不必研究我們自己。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應用這條原則。我們可以拿公文書來作一個例。古郎須 (Fustel de Coulanges) 說：『什麼常常遇到的，就是原本同讀者成見有一種暗鬭；讀者的心理，不願意領悟同他的觀念相反的東西，這種暗鬭的結果，普通就是讀者的心理不肯屈服於原文，而原文不能不屈服，遷就，適合於成見。……一個人以爲他在那裏默想一種目的，其實他在那裏默想的，是他自己的觀念。他以

爲他在那裏觀察一件事實，這件事實立刻就帶有他所希望的彩色同意義。他以為他在那裏讀一種原本，原本上的文字就生出一種特別的意義來適合他的成見。』

（註四）

無論如何，文字這樣東西是神出鬼沒的。世界上能够實實在在表示自己的著作家，同能够不同原本暗鬪的讀者，恐怕統是一樣的少。即使立法者同編訂憲法的人，依理說起來，應該能够實實在在明定他們自己的意思；有時他們煞費苦心所得的結果，竟被一班司法官用同樣的苦心去推翻了。關於解釋方面，往往發生出許多特別的問題。究竟著者所說的話，是確實的麼，還是比喻的？他著作的時候，究竟很鄭重其事的呢，還是隨便以談笑出之的呢？他在當時所用的字句，同我們現在所用的字句，是不是有同樣的意義？僅就最後這個問題而論，曾經推翻了許多歷史上成立多年的意見。但是我們切不可爲研究所有歷史材料統是如此的困難，所以非有非常的力量去解釋他們的意義不可。有許多歷史的材料，我們祇要有普通讀者的力量，就能够解釋的。

有時祇要明定材料的性質同意義就够了。什麼我們希望要的東西，就是要明白古人的觀念，古人心中的印像，同古人觀察世界同宇宙的方法。這種消息，就是美術史，文學史，神話史，哲學史，科學史，宗教史，法律史的材料。但是有時單單明白什麼著者所說的話，不過是第一步。難道他自己相信什麼他所說的麼？他能够知道麼？他有實實在在表示他所見的所聞的或者所讀的能力麼？

人類的觀察，記憶，同推想，是容易錯誤的。即使我們自己昨天所得的經驗，在今天要想記載下來，亦往往免不了模糊同附會。曾經訓練的訪事員，即使躬與其事，關於事實內容最簡單的同最顯著的情形，亦往往各人所記大不相同。沒有幾年以前，曾經有一段關於和平會議的記載，後來會議裏面一個人說：『各報訪事員統坐在講臺的前面。有一記下來說，聽講的人對於我的演說如此的驚異，所以大家非常肅靜；另外一個人所記的說，我演說的時候因為拍掌贊成的人太多，所以我所說的話常常中斷，而且說我的演講完了的時候，拍掌的聲音繼續了好幾分鐘。有一個所記的說，當我敵人演說的時候，我的笑容可掬；另外一個人說，我的臉始終嚴重而且一

點沒有笑容。有一個人說，我的臉被人家激得通紅；另外一個人說，我的臉變成同石灰的一樣白。有一個人說，當我的敵人演說的時候，他在講臺上走來走去；另外一個人說，他始終立在我的旁邊，而且拍拍我的肩，好像很親愛我的樣子。』〔註五〕

這種情形並不限於新聞紙的訪事員。有一個專門的歷史家，於一八八五年遊歷澳洲，將他第一次所見阿特來特（Adelaide）地方的情形，記之如下：『我們稍在高的海面上過了七英里之後，我們看見在我們下面有一低谷，中間有一條河流，有一城市，裏面十五萬人，就中沒有一個人知道着急每天三餐的。』〔註六〕有一個專門的批評家，不很正確的引了上面這段文章，而且加上下面幾句話：『阿特來特這個地方，是在高地上，並不是在低谷裏；並沒有河流經過那個地方；他的人口不過七萬五千；而且當福老特（Froude）遊歷這個地方的時候，大部分的人統是濱於餓死了。』〔註七〕另外一個專門的批評家，將上面二段文字隨便翻成法文，最後竟說阿特來特這個地方，果然有饑荒的事實。〔註八〕選擇這個城市地址的人，顯然以爲他們看見一條河。當一八三七年有一封信上說：『阿特來特城將來預備造在

一條美麗河流的岸邊。』〔註九〕近來有一個南澳洲的歷史家，描寫這個地方以爲『南北地勢皆高，中間有個小谷同一條河。』〔註十〕照近來大英百科全書所載的阿特來特『是在托倫斯 (Torrens) 河的兩岸。』阿特來特城中的公民，當然總有着急『每天三餐』的時候。福老特遊歷之後的一年景況，『非常的不好，全國旱災。』但是『濱於餓死』同『饑荒』這類話，並沒有提起。〔註十一〕我們還可以說，照一八八〇年前後的計算，那個城中的人口約共三萬八千人。

歷史家所研究的材料，並不是專門訪事員的事業，亦不是專門歷史家的事業。許多歷史材料的性質是如此，所以歷史家的地位，好像『一個化學家，專門根據實驗室裏面助手的報告知道許多實驗的結果。』〔註十二〕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不是同事實相近的報告，但是事後的報告，因爲年湮代遠同見解變遷的緣故，已經不很明白了。有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不是親身觀察者的報告，但是從他人方面聽得來的，或者從他種報告中讀得來的。有許多歷史的材料，不過一種口頭的傳說，原來的內容因爲輾轉相傳的緣故，或者早已消滅了。所以無怪有一部分思想家對於過去的知

識，抱絕對藐視的態度，而且以爲歷史這樣東西，不過一種大家同意的寓言集。但是此地我們切不可爲困難很大。內部批評的原理同規則，已經很明定了，而且已經被許多研究家如此好好的應用起來，所以真同假的界線，或者至少會有的同不會有的界線，大部分統能够明定下來。

有了歷史的批評，我們對於這件或者那件特別事情，這種或者那種特別狀況的合理信仰，纔有根據。歷史的批評產出了那許多單獨的消息，就是普通所謂『歷史的事實』。既然有了批評，我們纔能着手於綜合的一步，就是將事實造成一種互相關聯的知識。這一步包括事實的選擇，分類，推想，同組織。這種出產品，我們或者當他爲一種知識的團體，或者當他一篇敘述知識的文章，就是普通定歷史界說的所謂歷史。

選擇事實，或者因爲他們有趣，或者因爲他們奇怪，或者因爲可以紀念。我們對於這種事實，可以根據所遇的地方同時間的先後，將他們簡單的排列起來。或者根據美學的原理，將他們分起類來。對於這種歷史的推理，可以限於研究者對於事實

同原因所偶然發生的思想或回顧。我們的目的可以在於將偉人同大事的名譽永遠傳下去；或者僅僅在於述一個好的故事。這種文章，普通根據一種不完全的批評，有時并且絕對沒有批評的根據。這類文章代表歷史上敘述的觀念，或者說故事的觀念。

再者，選擇事實，因為他們在事業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有用的緣故。研究的目的或者在於搜集先例來開通政治家軍事家同其他種種人的知識；或者在於搜集理由來幫助一種主張，或者一種原理；或者在於搜集道德上的標準，來提倡世界上一般人的道德。這種事實，亦可以根據時間同地方排列起來，或者稍稍加以一種變動，使他們增加美學上的彩色。這種歷史的推理，可以包括很謹慎的推想，而且可以提高到哲學的解釋。這種推理，或者不過一種隨便的道德空談，目的在於盡力將所謂歷史的教訓印入讀者的腦中。這類文章可以代表歷史的垂訓的觀念。他們可以根據完全的批評，因為許多人的意見以為要使歷史的教訓真正有用，非事實真確不可。但是垂訓主義的歷史，亦可以絕對不管批評的。